



一间自己的房间

A Room of One's Own

(彩图版)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田翔/译

Virginia Woolf



生活中的利害关系并不蕴藏于人们的所作所为之中，甚至也不蕴藏于他们的相互关系之中，它主要蕴藏于同某个第三者联络的能力之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间自己的房间 / (英)伍尔夫(Woolf, V.)著 ;
田翔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82-8908-4

I. ①—… II. ①伍… ②田… III. ①妇女文学—文
学评论—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0435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数: 60千字 印张: 4 插页: 8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悦
特约编辑: 小X

责任校对: 刘璞
封面设计: 荀冠虹

ISBN 978-7-5382-8908-4

定价: 18.80元

然而，你们或许说，我们是请你讲“妇女和小说”，这和自己的一间屋¹有什么关系呢？让我娓娓道来。在你们请我讲“妇女和小说”这题目之后，我就坐在河岸边揣度它们言语的内涵。它们的意思也许就是说一些关于范伯尼²的话和简·奥斯汀³相关的言语；赞扬勃朗特姊妹⁴一番；并且形容下大雪中的霍沃斯牧师住宅的情形；若有可能，对米特福德⁵小姐来一番有趣的品评；向乔治·艾略特说

1 自己的一间屋：全文是以作者的两篇论文为基础进行创作的。

2 范伯尼：英国女作家。

3 简·奥斯汀：英国女作家，著有《傲慢与偏见》。

4 勃朗特姊妹：英国女作家。

5 米特福德：英国剧作家。



句恭维的话；还不妨提及盖斯凯尔夫人，这样就够了。可如若再想想，这几个字却并非如此简单。“妇女和小说”这个题目的意思也许是——或许你们期待的意思是——妇女和她们到底是何许人；或者是妇女和她们写的小说；或者是妇女和关于她们的小小说；或者是这三种含义莫名其妙地相纠结，因而你们要我用那样的看法去思量那几种意思。可我若用貌似最好玩的上述的最后一种方式来琢磨这个题目，我就发现其中有致命的缺陷——结论离我远去。

我清楚我永远也无法履行一名演讲者首要的责任：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之后给你们一块纯洁的真理的结晶，裹在你的笔记本之中，永远保留在壁炉架上。我能做的不过是在次要问题上为你们提供意见，关于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以及一间自己的屋子。如此一来，你们会觉察我压根就没回答关于女人的真正性格和小说真正的性质这类较大的问题。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下结论的责任。依我看，妇女和小说仍然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但为了补偿，我将尽力解释我怎么会有关于屋子和钱的想法。我要在你们面前随心所欲地剖析我产生那样思想的根源。或许当我把那想法背后的偏见显露出来，你们会意识到它们和妇女与小说都有点关联。无论如何，只要一个题目十分有辩论的价值——但凡和女人相关的问题都是如此——那就别指望其人能说出真理来。他只能解

释他所有的想法，他只会让他的听众观察演讲者的局限、偏见、怪癖，好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这其中小说包含的真理似乎比事实多，因此我利用小说作者应有的自由与特权来讲述我前两天的故事——我担负着你们沉重的题目，思索它，与它形影不离。我无须说明我所叙述的都是虚构，牛津和剑桥是虚构的，费恩汉姆亦然，“我”不过意味着一个非现实之人的方便术语。我会吐出很多谎话，不过有些真理也掺杂其中；去寻出真理，并决定哪些部分是值得保留的，就是你们的事儿了。你们若不这样做，那自然就把它扔到纸篓里，之后全然忘记。

那么这就是我（叫我玛丽·贝登，玛丽·赛登，或是玛丽·卡迈克尔，或是任何你喜欢的名字，完全没有关系），在一两个星期前，在绝佳的十月天气中，坐在一条河岸边的沉思。我提及的衣领，妇女与小说，逼着我对这引起各种偏见和情感的题目下结论，令我沮丧。左右两边长着某种灌木，金黄色的和鲜红色的花朵如火如荼地开放，甚至就像燃烧的火焰。在不远的岸边，披着凌乱头发的垂杨在无休止地哭泣。河水映出了天空、桥梁、鲜红似火的树木，在一个大学生划船冲破那些倒影之后，它们又再次合拢。在那儿，一个人完全可以沉浸在思考中，一坐一天。思考——给它一个不搭配的高雅的名字——已经把它的钓线坠到水中了，钓线反复地在水草和倒影中摆动着，让水



把它举起又扔下，末了——你知道的，就是那么轻轻地一拉——在这钓线的低端蓦然有了意味，然后你谨慎地把它拖上来，再小心地把它摊开。啊，一旦摆在青草上，我的想法变得多么渺小、多么无足轻重。它和一种鱼类类似，高明的渔夫把它重新投放在水中，以便于它生长，好让人食用。我现在不用那种想法让你们伤神，倘若仔细观瞧，我说的话已含有答案的因子。

可不管它多么渺小，它自身仍有神秘的特质。如果思量它，它就让你激动。若对它深究，会让你思想的海潮汹涌澎湃，想安静都难得。当我意识到自己正迅捷地穿越草地，一个男性的身影闪现了出来，横亘在前。他让我糊涂，因为他衣着古怪，把礼服与衬衫搭配，还对我指手画脚。他的表情杂糅着恐惧与愤怒——他是教区的警官，我是个女子。这是草坪，那是小路，都是学者的专区，而我的属地是砾石地面——上述的想法是瞬间产生的，当我站稳后，警官不再比比画画，恢复了常态。对于那些大学的学者来说，属于他们的草坪被凌踏了300年之久，当他们保护他们的草坪时，却把我的小鱼（我的想法）吓得踪迹全无。

我记不起促使我斗胆凌踏草坪的最初念头。现在，平和的心态悄然而至。你若问我它的来源的话，那是在一个晴朗的十月的上午，牛津和剑桥的辖区之内，途经它们的古老的厅堂时，不快便缓和了。凑巧的是，有一篇描写在

漫长的假期中重访牛津和剑桥的旧文的零散追忆，让人联想起查尔斯·兰姆¹。萨克雷²把兰姆的一封信放在自己的额头上说到：圣徒查尔斯。

的确，在所有已故之人里（我把我当时想法告诉你们），兰姆位列最让人舒服的人之中。大家会说，你对我讲讲，他是如何写出随笔的？在我看来，兰姆的随笔比麦克斯·比尔伯姆³——即便比尔伯姆的随笔功力深厚——高出一截，这是因为他的电光火石的想象的缘故，它使他的随笔瑕不掩瑜。大约100年前，兰姆来到牛津和剑桥，他写的题目我记不准了，内容无非是他读到了弥尔顿的手稿。那可能是《利希达斯》，兰姆认为对其书进行更改的念头让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他觉着，但凡想到弥尔顿会更改诗句的念头都大为不敬。这让我想起《利希达斯》中某些语句，并以下述猜测找乐：弥尔顿⁴曾改过哪些字句，原因在哪儿呢？我又想：兰姆当年读过的手稿保存在四合院后面有名的图书馆里。我接着想到，图书馆里还保存着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的手稿。评论家们常说它是萨克雷的妙笔，在我看来，其书仍是对十八世纪的风格的

1 查尔斯·兰姆：英国散文家。

2 萨克雷：英国小说家。

3 麦克斯·比尔伯姆：英国剧作家。

4 弥尔顿：英国诗人。



模仿。手稿里清楚地表明了我的看法。此时，我走到了图书馆前面，我毫无意识我已经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一个面带不满、白发老者挡住了去路，像天使，仿似背负白色的羽翼。他挥手示意让我进去。从他的言语中，我方知道，对于女性而言，是难以进入图书馆的，除非有学术委员的引领或有介绍信的凭证。

图书馆是不介意被一个女子诅咒的，因为它有宽厚的胸襟和丰富的内涵，所以它心平气和地怀着珍宝，静静安睡。我气愤地走下台阶，我发誓再不需要这种“周到的招待”了。现在还有一个小时才吃午饭，我做点什么呢？踏踏草坪？坐在岸边？这真是个有趣的秋日的上午，当你目睹飘忽的红叶纷纷落地，那你无论踏草坪还是坐在岸边，都算不得苦差事。音乐在我耳边响起，喃喃着某种宗教仪式的序幕。我经过教堂，听见风琴如泣如诉，让人肃然起敬。安谧的氛围，没有忧伤。即便有，似乎也倏忽成为记忆，伤感在哪里？平静，里面却流动着风琴的呻吟。

倘若我被许可，我也不想步入教堂，我可不想再经历推荐信和要人的引领。我想，建筑物表里如一，是我止步的最好理由。此外，光看看那些教徒就蛮有乐趣的。他们忙忙碌碌，像蜂窝口的蜜蜂。很多人戴方帽、披长袍，有些人的衣着坠着肄业生才有的金色的流苏。其他人坐在轮椅上，还有些人苍老异常，活像水族馆里费力喘气的大虾

米。我斜倚围墙，感觉大学好似避难所，成了怪癖之人的乐园，若是听凭他们在外为生活挣扎，怕是都要被淘汰吧！我想起了有关系主任和学监的轶闻。我没有吹口哨的勇气，据说当年的教授一听到口哨声就逃走了。这时，教徒都进入了房内。不大的教堂毫无起色，它的房顶和塔尖晚上都点着灯，几英里外在山那头都看得见，仿佛永远不到岸的航船。也许，当年这个院子连同那片草坪，都是沼泽地，那时青草连绵，猪觅食过活。当我站在灰色石块的阴影中，我猜想，它们一定是被多辆牛车拉到此处，再被建筑工人一块块地平稳举起，而后逐渐垒成……之后油漆工为它安窗户，砖瓦匠为它不停地忙碌。每到周末，工人们就会得到他们的酬劳，然后去吃喝玩乐。我觉得，一定有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补充，以便于这建筑能顺利完工。可是当时信仰至上，所以金钱才能由慷慨解囊的人提供，为的就是建筑的稳固。当房子盖好了，更多的金钱又从国王、王后、贵族的腰包中跑来，好保证有人在此放歌，受教育。有的捐地，有的捐钱。当信仰的年代逝去，理性时代来临，金银货币依然流通：设立了奖学金，捐出了课程基金，只不过金银币的流通，并非来自国王的金库，而是商人和工厂主的钱包。比如说，他们凭工业发家，在他们的遗嘱里写明了要捐出的奖学金和课程费，继之又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台和立在玻璃架子上的昂贵而又精密光耀的



设备，而几个世纪之前，青草连绵，猪觅食过活。

当然，在我漫步于庭院时，我深感由金银币铸就的坚实基础，野草上的人行道也同样如此。男人们在不同的房间来回穿梭。明丽的鲜花盛开在花坛。房间里传出留声机的乐曲，若不深思都不可得。不管那是什么样的想法，它终归是被打断了，鸣钟说吃午饭的时间到了。一种奇妙的事实是，午饭总会因某些机智的言谈或理智的事情而让人铭刻，但他们却吝于赞扬所吃的食物。汤水和鸭子似乎不重要而被略过，如同雪茄和葡萄酒未曾有人喝过一样。可我要冒昧地公然违例了。和你们讲，这次的鱼稳躺在盘子中，被厨师浇了一层奶油状的东西，四周有棕褐色的斑点，好似母鹿腹部的斑点。然后鹌鹑就被端上来了，但你可别以为那是摆在盘子上的无毛的棕色的鸟，那可要出错哦。鹌鹑数量多，种类繁，附着着井然有序的香甜的调味汁和凉拌菜，薄如硬币的土豆片也许不算硬，还有鲜美多汁的甘蓝。当我吃完了鹌鹑等食物，静默的男佣和管事又在我面前放置了甜食，它们被纸巾包裹，仿佛从碧波里涌出的白糖。如若把此称为布丁，以为它等同于大米与淀粉，那对它可算是莫大的侮辱。与此同时，杯中的黄色的酒和红色的酒不断地消失又出现。

无须满含喜悦，无须忙碌不堪，无须羡慕旁人，我们都将升入天堂，彼此为友。换言之，当一个人在窗口点好烟，

坐下时，一切都那么的美好，感觉生活回馈的静谧。怨恨与不满都烟消云散吧，友谊与交往弥漫了一切负面的消极情绪。当我听别人谈话时，常常扪心自问：缺失了什么？什么有异样？

为了解答问题，我必须强迫自己回想房间之外的情形。我确实回到了餐会的场面了，但觉得仍有不同，都不同。与此同时，谈话还在继续，众多的客人说啊说的，性别也不同，但彼此的交谈却惬意无阻。在这种谈话期间，我比较了解它和另一次谈话的差别。没错，两次谈话就是父子关系，既有延续性，又有合法性，毫无改变，一切皆同。我只能竖起耳朵倾听，只听见细微的气流在温暖地流淌。对了，变化正在于此。在战前，这样的餐会和谈话与往昔毫无异样，但细听又有不同，因为它们被“嗡嗡”的声音纠缠。那声音虽不清晰却很悦耳，令人激动。它改变了话语的价值，谁能为嗡嗡之音解说？我随意翻看一本书，不经意读到了丁尼生¹的诗行：

我的心儿啊，如鸟在放歌；
它的窝儿啊，在湿润的枝干；
我的心儿啊，如果树蕨蕤；

¹ 丁尼生，英国桂冠诗人。



它的果儿啊，在树枝低垂；
我的心儿啊，如虹霓之壳；
海水如镜，它在其中嬉戏。
一切都无法遮掩我心儿的幸福，
因为我的爱人已经来临。

莫非这就是战前的女人所吟唱的曲子？

我一想到战前的餐会上人们以此曲为哼唱的内容，我不禁失笑，只得指着那只猫来作为我笑的原因。那是一只没尾巴的猫，站在草坪中，多可怜。它是生来如此，还是事故导致？它是奇怪的动物，说它奇怪，不如说它有个性。这都是尾巴导致的区别。这是奇怪的，你了解的。此类的话不过是午饭后，大家对着帽子的自语。这次的午餐，主人款待热情，自然时间持续很长时间。美好的十月的白昼逐渐黯然。我走过林荫路，树叶纷纷飘落。一扇又一扇的门在我经过后悄然关闭。无数的教区管事把相应的钥匙插入锁中，世界在这个夜晚又安全了。甩开林荫路，来到一条马路，它的名字我忘了，你若左转，它能带你到费恩汉姆去。好在时间还多，七点半才吃正餐，而且吃了这样的午餐，就不用吃正餐了。奇怪的是，脑海里浮现的诗句支配我的双脚，随着它的做法，不停地移动。当我迅捷地迈步，这些话：

玲珑的泪落下，

落在门前的西番莲花；
她来了，
我的安琪儿。

在我的血液中歌唱。之后，在阻住河水的堤坝那儿，
我又换了唱词：

我的心儿啊，如鸟在放歌；
它的窝儿啊，在湿润的枝干。

黄昏往往令人喊叫，我大喊道：多了不起的诗人啊，
他们多么伟大呀！

我想我怀着的想法是对所处时代的嫉妒，又想，人们能否说出两位至今仍存活的诗人的姓名呢？他们就像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¹当时那样伟大，尽管这都是很荒谬的。我望着水中的泡沫，觉得那样的想法比较行不通。那种诗歌之所以让人狂放，让人痴迷，归根结底，它赞誉了人们曾经历的某种感情。因此人们自然地做出反应，不必花心思思考那种感情，或者把它与自身的其他情感对比。可目前活着的诗人，他们表达的正是我们所有，但被他们

¹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英国“先拉斐尔派”女诗人，其抒情诗富于宗教感。



夺去的感情啊。一开始，人们无法看清，因为惧怕之故，人们急切地关注，满怀嫉妒与质疑，以此与自己曾有的旧情歌相比较。现代诗歌的症结正在于此。因而任何诗人都没法记住两行以上的诗歌。由此之故，争论由于材料的匮乏而索然无味。但是当我接着朝赫丁利走去时，我接着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在午餐上浅吟低唱了呢？为何阿尔弗雷德不再歌唱道：

她来了，我的安琪儿，我的宝贝。

为何克里斯蒂娜不再做出回应？

一切都无法遮掩我心儿的幸福，

因为我的爱人已经来临。

这与战争有因果关联吗？值 1914 年 8 月烽火岁月之时，男女双眼中照映着彼此，能否说浪漫精神匿迹了吗？当然，在炮火之中见到统治者的面庞是让人惊骇的（女人对此更为敏感，因为她们对教育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显得如此丑陋——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如此愚蠢。不论人们怪罪什么地方与人事，现在，很难再有那种激情，那种让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强烈地歌唱他们的安琪儿的激情。为何说“归罪”呢？让人们去读、去看、去听、去忆好了。若说那是幻觉，为何抛掷灾难、无视灾难

的毁灭幻觉并安置好真实的美德呢？当我寻找真实时，我便忘记到费恩汉斯需要拐弯了。我扪心自问，真实是什么？幻觉是什么？比如说，我眼前的房屋在黄昏中的雾霭中朦胧，红窗子衬托出节日的氛围，但到了上午九点，房屋因为甜点和鞋带显得粗俗肮脏，那么，那些房屋的真实又是什么呢？那些垂柳、河流、河边的花园，它们在明媚的阳光下光耀无比，但在当下的薄雾里却暧昧不明，那么，它们的真实与幻觉又是什么？你无须为我的重复的想法伤神了，因为在前往赫丁利的路上是找不到答案的。我还想让你思考，结果我忘记了拐弯，只得循原路退回，再拐弯。

我曾说过，那是十月的一天，所以我无法改变季节去描述那些墙垣的丁香花、郁金香以及其他的花，免得让我的读者轻蔑并波及小说的美名。我们常被告知：小说须真实，越真实越精彩，因此，还是秋天，黄叶。要说和之前的区别，无非就是树叶下落的速度快了，因为现在是晚上（准确地说是七点二十三分），微风拂过（准确地说是西南风），即便这样，还是有奇异之事发生：

我的心儿啊，如鸟在放歌；
它的窝儿啊，在湿润的枝干。

也许那怪异的幻觉多少要归咎于斯蒂娜·克里斯蒂娜的



言谈吧。这不过是幻觉，即丁香花在墙垣摇曳，黄粉蝶四处翻飞，花粉弥漫各处。一阵风拂过——对它的来历我可不知情——但它却让树叶翩然纷飞，空中一闪银灰之光。那是黄昏之时，颜色异常鲜明，窗口都是燃烧着的紫红色与金黄色，如同跳动的激情的心脏。此时的世界多美好，但转瞬即将消亡（花园之门虚掩，无人看管，我悄然进入）。即将消亡的美好世界有两个刀口，一个是悲之刀口，另一个是喜之刀口，共同把心脏一分为二。费恩汉姆的花园在春暮的包裹下舒展在我的面前，荒芜而空旷，高挺的青草漫漫飘动，其中有水仙花与风信子，即便是全盛的时节，它们也未呈现出有序的情状。风吹草动，那时它们根叶在互搏。大楼的窗户在触目惊心的红砖中显出弧形，好似航船之窗。有人躺在帆布吊床上，有人在草地上飞奔，但在特异的光线中，他们不过是幻象，一半是想出来的，一半是看出来的。阳台上突兀地出现一个人影，似乎想呼吸新鲜空气，想看看下面的花园。她既惊艳又温和，巨大的前额，破旧的衣衫，这不会是哪个著名的学者吧？黯然吞噬了周遭，强烈又明快，好似薄雾中花园里的围巾，碎得淋漓尽致。某道可怕的现实之光正饱含个性地从春之壳中来临，是青春的吸引吗？

汤是我的，硕大的餐厅里有摆放的正餐。现在远非春天，不过是十月的某个夜晚。众人齐聚，汤是我的，清淡的肉汤。你可别想在那里搅动而得到幻觉。透过汤，你可

以看到盘子上的图案。但实际没有图案，盘子毫无装饰。接着，常合为一体的牛肉、青菜叶、土豆上来了，让人联想到市场的牛屁股、蜷曲的嫩芽菜，善于交易，并在周一拎着袋子的妇女。鉴于供应充足，而且煤矿工人吃得少，我们无须为食物哀怨。接着李子干和蛋糕上来了，然后是饼干与奶酪。真不愧是地道的饼干，它使得水壶不断得到使用。上述就是一切了。饭吃完了，人们推开“吱吱嘎嘎”的椅子，双开式的弹簧门猛烈地摇荡，不一会儿，大厅里就找不到任何食物了。无须多问，有人又要准备翌日的早饭。英格兰的青年沿着走廊，登上楼梯，吵吵闹闹，哼着曲子。我若对一个客人与一个陌生人说出：“我们不能单独在此吃一顿吗？”这样的话，等于窥探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虽然在陌生人面前，该家庭有着欢乐与大度的外表。得了，这种话还是免提，否则片刻之间，交谈将索然无味。既然人的心情已然如此，心脏、身体、大脑都混在一块儿，并非各就各位，自然饭吃得好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谈话的质量。吃不好饭的人，也就无法好好地思考、睡觉、恋爱。大约一分钟之后，我们随意地谈论奇特而有趣的事情，那些事情是在某个特定的缺席之人的脑海中产生的，并且会被一再讨论：谁结婚，谁单身；谁想这，谁想那；依靠知识升华的人，堕落迅捷的人，对人性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进行恣意地品评，这就是谈话的结果。可一经说到这些事，